
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六 後集三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詩七十七首

乙酉立春書事

晴日當空雪滿川兒童簫鼓竹林邊相逢盡說新年好遠信仍多吉語傳紫塞旌旗還故壘是日傳報雲中事定白頭光

景付陳編東風不擇閭門户柳色依稀欲帶煙

人日北野有詩次韻

青山十年夢為作遠遊人已辦謝公屐獨少林宗巾近日從北野借幅巾樣窓間魚弄日枕上鳥鳴春更説園收事吾生的未貧來詩云園收未當貧

頤元許惠五加皮本期雨後乃移以詩促之二月

辛丑詹溜達旦

好雨連三日靈苗應五車分栽有鄰約服食自仙家酒

想金罌煮蘺看翠幕遮長鐃臨去囑為我惜萌芽

寄阮廷言

秦淮北上内街前一榻清風四十年聞道主人強健在夜燈長對課兒編

顧渚春風粟粒芽宜興小扇簇金花多情每作臨岐贈不問回谿兩翅斜

兩都相隔路三千客邸尋常一笑歡雙槳畫舟清泖上可能飍似北河難

芝蘭結好傳三葉桑梓連陰共一鄉莫把陸郎賓客待好從小阮說文章

成化癸卯予初觀場屋主阮大經廷言兄弟家所以相期甚厚予在翰林大經往来不絶廷言予春試亦甞會於京師予既南歸聲問遂隔矣孫兒應陽卒業成均有懐往昔賦此寄之

陳汝玉瀕行畱卷索詩因陽孫奉寄

朱旗組甲照晴川錦褾牙籖出玳筵老去山林惟一懶

夢回池草又三年班超功業時来建郤克詩書世共賢
遥想秣陵今夜月清光還似海門圓

沈春庭示舊詩次韻 有後引

當年誰見玉堂花信手題詩只漫誇兩家人事今粗定
共領紅香亦未賒

白玉堂前一樹花生紅一點萬人誇兩家人物真相
稱為報分栽不許賒叙云荆公詠玉堂石榴詩萬緑
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景和家有此花久許

分遺因詩以速之當時未嘗落稿春庭近理故書得之以為昔友而今親殆非偶然封以見示予謂親則似矣而玉堂之識猶有所未合也意者其自今始乎次韻答之且書其左方以俟

薛景春號采芝山人為賦四韻

任公抛却釣鰲絲薛任姓國也来向吳山學采芝穩步不思滄海闊幽尋似與白雲期仙梯未覺層霄負藥籠寧於一物私善救不遺他日事年来鄉里半瘡痍

王草菴輓詩

壓海無濡跡騷壇早樹麾家聲盧扁舊人物晉唐遺華表空仙語烟波想釣絲餘芳知未泯孫子桂林枝

良醫沈希賢將還沂上持梅竹聚禽圖索題有懐東臯秋崖二都憲因託以寄興

梅竹影參差東窓日上時坐看羣羽集如從九苞儀緗素餘文彩雲霄憶别離歲寒平日意誰報故人知

椿庭日永壽王慕雪

仙木凌雲擁畫堂重簾窣地映青陽舊家人物今誰健閟處光陰此更長花亞錦屏催送酒煙斜石鼎看添香八千亦是人間歲況有斑衣侍尚方

龜山寄湖澹菴詩云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艷月明中延平先生嘗舉以示朱子丙戌正月十四日鶴塘舟中誦之有省因代梅答

本無顔色競東風冷落孤山水月中多謝詩翁好擡舉

微言已墜棘端鋒

十七夜聞諸孫讀書喜而有作

癡人結習自何生白首塵編不盡情今夜短檠花亦喜

咿唔遥聽隔簾聲

辛巳泊舟青縣有畜犬登岸將發哀號覓舟他

人驅之至欲泅水而不顧今日午食見其循

案齧齒骨感而賦之時三月六日也

瀛河東下水分岐記得沿流認主時今日上堂還繞案

主人心事也應知

次韻世卿方伯西園牡丹

名花開日百花殘春到清明意已闌餘賞自非天力與芳心爭得巧工攢開元勝會連資福錦石幽叢轉靜觀翹首荊溪三百里幾時相對捲簾看錦石亭靜觀室小園種牡丹處也

招東曙觀稼

少眈耕稼苦無田馬上朝雞二十年晚景天留作佳話賞音人復往同川槹亭舊葺依深樹風檻新開俯碧漣

明日分秧有前令酒杯還向緑陰傳

行苗有感適東曙有和章疊韻為謝

屋上青林水上田林間曳杖自年年本来瓦缶非周鼎欲捧丸泥障蜀川幸不風塵隨澒洞敢嗟輪輻限清漣分秧昨日新題句又託王維畫裏傳

壽鄉人瑞為談貞菴賦

弧南星彩燭吳東洛社風流恰到翁名德舊為桑梓重衣冠今又畫圖中玉田漫説青芝滿丹穴誰看紫鳳翀

同醉此鄉應不恨夕陽回首萬山紅

鶴涇田舍見舊作

扁舟長憶訪田翁落木空江遡遠風一笑今朝是何日十年游子忽耕農西清東閣煙霄外曲水方洲畫卷中閒拂舊題看不厭欲憑精衛寄愚公

倚市長憐刺繡工班生亦笑馬遷公高才自昔還如此往運何由得再逢山玉海珠爭自美短鳧長鶴詎能同閑身倘可充田畯沒齒西疇不負儂

村田樂

繞屋桑麻接稻塍夜齋燈火讀書聲老翁睡熟東窓裏夢在斜川曳杖行

金杯歎

黄金杯當四筵白玉堂五十年玉樓功成人在天金杯幻作金銅仙珊瑚鉤麒麟叚彭宣幾向中堂見媒書銜袖誤成真讒鼎出甖原是贋真與贋兩嗟吁人不識予欺予龍宫海藏豈有魚目作明珠君不見他人家金暑

簞玉茗壺

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參機政者十八年家止一金杯公殁家人試之乃銅也葢求文者以為贄而公因用之初不知其贋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與客談及歌以識之

夏日感事次味苓韻

陶翁正好北窻眠也為閒情一愴然水屋自應荷作葢金貂定以玉為蟬祥雲捧日羣龍擁巨堰浮山一蟻穿

神運斡旋俄頃事未須低首拜啼鵑

南村約菴雨中過訪喜新街成飲平胃散酒是日談論間多可慨者别後賦此寄之

白雲本是青雲侶今雨依然舊雨人輿力競誇新路穩酒奴還說近方醇紛紛且置人間事噭噭誰全物外身畢竟浮生幾兩屐欲將泰華等游塵

新舟成約菴期與諸公同泛詩以速之

蘭訪新成着釣綸肩輿從此事平分雲山到處天開畫

風水有時川會文内史空留三泖宅鴟夷終策五湖勲
高秋一曲凌波調不是闍人未許聞

杜竹泉六十二壽詩

竹林娟好石泉紆林下幽人六十餘褁藥歳煩紅印紙
畫容新試碧霞裾堯年舜歷資延引二豎三彭待掃除
慎勿求仙想遺世羨門依舊海濱居

同味苓泛舟疊前韻

半生塵海共紛綸老幸江鷗一席分雪屋浪飜千月影

筠簾日織五絲文蘆間晝楫疑漁父天際紅雲想放勲

一笛清風瑁湖底餘音飛去隔城聞

穫稻用分秋韻

負郭園池帶宅田老晴天氣太平年穫来黍稻叢高廩散出牛羊滿近川饋啓甑山騰霧靄蟻香醅氣起淪漣斜陽一枕西窻夢縱有丹青不與傳

一覧樓望陸瑁湖

高閣金仙擁法輪小山霜鶴怨游人臺傾沼没知何處

雲白天青現此身沙市幾經魚潑刺稻畦時見石嶙峋
烟波落日情無限欲倩漁郎為問津

十二日同北野諸公泛渭湖三疊綸字韻

尋常紙上說經綸雲漢機絲要手分投杼却尋東海釣
馳煙已愧北山文短簑高笠詩添景醉舞狂吟酒策勳
落日推蓬見歸鶴一聲猶想夢中聞

送沈子公副使之貴州

皇德同天覆賢人簡帝心却紆閩海節去歷井垣深履

道無夷險逢時自古今江亭一杯酒聽奏伯牙琴

作室藏舟於琄湖適超果住僧濬寺濠北鄰薛生期復仙塚舊跡落成之日眼界一新予少讀書寺中不意老而還此笑游也詩以記之

何處堪予泊釣舟陸家湖尾寺灘頭幾灣緑樹迎潮入一帶紅蘭映水浮已喜金沙清佛界更疏玉澗遶仙洲誰知白首歸来客重與溪山結勝遊

四疊綸字韻答味苓

閉身無復半通綸天許三江一道分擁楫有時成白醉著書終不效玄文悠哉細雨灘頭釣邈矣凌烟閣上勲昨日城中傳邸報溪翁對面不曾聞

五疊綸字韻

清潭百尺裊風綸楊柳芙蓉四面分前去桃源知有路後來甫里亦能文筆床影落天池月茶竈銘書鼎足勲一事最奇曾未有龍吟近在枕邊聞

疊舟字韻

越相鴟夷老一舟南征新息困壺頭人間岐路古今在江上烟波日夜浮詩卷釣竿新谷水石渠金馬舊瀛洲寺廊斜日青衿散猶想兒童挾筴遊

再疊

蓮葉空聞太乙舟五湖今在鶴涇頭行牽藻荇隨橈去卧看雲山隔樹浮返照入簾經别浦微風引纜又前洲江鄉不辨東山且到處從人説淡遊

至夕觀書有感用甲申紀夢韻

詩人空復惱青蠅黑白人間本自明試論當年齊景富何如千古伯夷名悠悠總到閟邊熄赫赫常於静裏萌斜月西樓見梅影一枝清傍綺窻横

南村約菴相携為北野先生八十壽自今歲一行之賦此為例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北野先生初八十南山勝會恰三人桑榆並照林間影松栢爭看雪後身賸有風神飛藻翰絶無塵土上冠巾百齡前去知非遠歲一稱觴亦未頻

會許一菴葬 臘月十二日

素車揺曳古城東猶記題詩壽一翁往事只今成曉夢後生何地挹淳風遺言了了人能誦餘業蕭蕭道未窮一片洞涇原上石有誰提筆賛林宗

立春日招味苓嘗酒

東窻小鳥聒清晨坐擁青綾憶古人心醉六經千古事眼看七十四回春芒鞋不踏紛華地藤杖能扶健在身梅蕚茶花待公久一杯来試雪香新

丁亥元日拜闕罷與客言有感客去燭至疊前

蠅字韻

誤筆休看畫裏蠅殘書且趂夜燈明高才自古難為繼匹士尋常亦顧名巨浸稽天來蟻穴喬林翳日起勾萌君王聖德今堯舜曾見庚庚卜大横

三人醉後書

醉人那可問往事不須詳咄咄憂為樂紛紛静裏忙攫金寧顧市挾筴亦亡羊一笑堪誰語梅花在短墻

觀書有感

兀兀燈前千古思古人心在不同時同時只好今人笑暮夜懷金尚畏知

春蠶默默五絲成絡緯中宵百變聲分席孔堂誰第一兩言博約盡平生

既醉梟鷺寫治安邠風七月畫艱難施為次第分明在只恐塵編倒背看

老質功多踐履艱下探淵海上高山年来此事從人意

只在從容數語間
錢穀簿書歸俗吏天人性命合時賢世間尚有宫商在
敢道期亡便絶絃

約菴先生壽七十五偕諸公携酒為慶詩以先
之二月七日也

南村北野遞賡酬次第賓筵接太丘樂國未輸清潁曲
德星今在瑁湖頭墻桃暗結長春果徑竹新添記海籌
從此酒杯公莫算東園幾日又清秋

東園憶味苓翁

梅花已作魚鱗白櫻蕋初含荳蔻紅詩老閉門空覔句槐陰幾日又薰風

薛民望號九山持卷乞詩

西北三江帶五湖九山清勝結吾廬風煙陸瑁家相近水石王蒙畫不如長日林光圍几席有時空翠落衣裾鶴書未論他年事門外時來長者車

二月七日壽約菴先生有園桃暗結長春果之

句後十九日先生得孫詩以賀之仍用前韻
先生七十五春秋始抱蘭枝第一籌来晚恰符園果讖
名成須著錦標頭家書便合添千卷身世真堪老一丘
却望壽筵無幾日酒杯重疊費公酬
辰孫將赴秋山𢷤館其兄有詩依依不忍離別
之意予謂孫之情殆有甚焉因書此慰之勤
學以立身親賢以自輔平日之耄言多矣體
而行之將來之顯揚秋山且望焉而何有於

一時之離濶也孫其勉之

庭萱入望雁行分風木仍牽夢裏魂欲盡此情難亦易

夜燈時省白頭言

禽言

窓鷄喔喔鳴未已更着山禽喚人起鷄鳴不醒喚不譍

近来銅壺有六更吁嗟乎爾禽空復情

有客苦無酒提壺向鄰沽山禽當我前笑我提壺盧壺

盧壺盧我自提爾自不提聒聒鳴何為

橋亭成有作呈南村約菴諸公

田野歌平政輿梁揭勝亭翬飛天不盡鰲鎮物常寧吉夢先經始豐年協地靈白頭何幸也還此照清泠

題張秋山舊扇王孟仁畫

王郎近代丹青手寫出秋山意外清遺跡宛然人不見臨風無限古今情

東湖錢君縹藏其母林夫人繡桃竹雙鷄遺命其子國用求題識觀其運思精妙王淵邊文

進之寫生也時風下移事多苟簡有愧於斯

人多矣賦絶句以歸之

周漢遺文刼火深晉唐緗素亦烟沉青縑一尺絲千縷

留與閨門作佩箴

亭橋次尤南渠韻

金沙新跡古亭橋平界青冥壓翠濤龍見不從神物化

鼍飛還比夢中高憑闌及我閑無病題柱看君老向豪

為謝節枝莫相遠晚途衢策正須操

前題次周北野韻

城中每見説三亭城外紅闌此日凭多事只從春夢起好詩今作畫圖稱金沙玉㵎交旋擁布襪青鞋穩降升百年如此良不惡隴頭休問鶴書徵

五月一日行東園

憂来不知端撫心㲯自疑雖慗風雲氣寧復兒女痴園林既成趣書卷亦堪依如何廿年意觸眼還在兹瘦馬愁遠道覊禽懷故枝往事已如此後来安可期焉得還

吾故高眠看雲飛

兼善赴義塾南渠有詩予亦繼作八月廿四日

也

蘭堂拙館舊游歌屈指年光六十過師席再登傳父子

書香一脉會松蘿青燈黄卷瞻依切時雨春風感槩多

他日分明眼前事庭柯落葉水回波

九月七日東園先生壽七十三詩以祝之用前壽約

菴韻

東園此日正清秋前去重陽只兩籌酒盞不隨元亮後菊花先插紫微頭國恩寵報延三世家學真傳自九丘杖履造朝今未論百年詩會要公酬

九日諸公會石橋新樓望東園作

東園樓外復東樓回首園亭滿目秋黄菊紫萸今日會曲街委巷少年游時移物運誰能挽地覔天高直耐愁看取五陵豪俊子金丸終日話封侯

約菴促予西行且有早歸之約詩以答之

風波踪跡病中身歸卧青山荷主恩龍石方思豫丘首賜環何意復衡門西風建業追遊地斜日吳江別酒尊願託餘光照衰朽杖藜還繞陸家村

諸廣文餞予龍潭僧舍別後有懷味答

聽鶴亭前欲上潮龍潭落木晚蕭蕭愁来別酒難成醉老去詩翁不可招地下騷壇自旗鼓人間博局幾盧梟翠蘿金盌當時句殘月空梁獨自謡

晚坐東軒觀水木山亭知為夏忠靖公賜第感

舊懷賢得絶句八首

乾坤身世五湖萍南北風塵兩鬓星獨坐小軒成一笑平生到處有山亭右總序

紫藤蒼栢間三峰曲檻回軒面面通四十年来忘不得連甍如霧此堂空右趙錦衣布明宅乙卯至庚申居之今再易主舊跡一新矣

重到長安跡屢移南峰小院亦崔嵬梨花檻格蒲萄架勾引鄉園入夢思右南城徐學士宅丁卯名修書仍主趙氏戊辰居此有憶家園二十四首

絶壁連巒秀幾重清池倒浸玉芙蓉别来往事那堪記

總付西軒一笑中右龍驤街後宅癸酉再入至辛巳居之得謗時緝事者屢至其下或執炙行觴而人不知也然事乃以是得白

小作山林窄作池一亭飛起桂叢西長沙舊跡文皇賜千載都人路不迷以下皆夏氏宅

東墻綠水帶逶迤北户連峰湧翠眉正是皇州佳麗處草堂容我坐吟詩山在軒前登其上秦淮鍾阜宫闕樓臺舉在目前真城中勝地也

長沙厚德魏安陽見蘇州志禹績東南澤更長坐挹遺踪想明盛又從東里到文襄忠靖治水而民以安夫襄督賦而民以裕皆大有功於東南者

文襄忠靖所保留其用則柬里之薦也

水土平来澤國秋陳紅相望十三州於今此意從誰語惟有江淮日夜流近歲往往有議文襄謂其法不可復行者而田野之氓終不以為然也故於此見之

訪客江上作

尚憶當年別何言此地逢乾坤真浩蕩阡陌任衡縱妙舞須長袖幽尋稱短節龍江今夜月知復為誰容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閻允中

謄録監生臣任時瑞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後集四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序十首

龍臯文集序

龍臯先生陸公既沒二十有七年嗣孫中書舍人弘道以先生遺稿授清屬為之序引將刻梓以傳未幾予奉

吉南歸其明年公外孫楊龍官閩中力任梓事公子敬章走雲間来徵言癸丑歲清上春官公及長沙李文正公實主試事辱公知奬以有今日恒恨無以為報幸得序公之文託名不朽其何說之辭先生成化初以南畿鄉解第一人及進士第與吉水一峯羅公新安篁墩程公並以高才聯名甲第天下之人仰而望之若景星慶鳳然既羅公以直言去國而兩先生歸然翰林聲實益著逮孝皇臨御五六年間雲有滃而月幾望矣而降年

不永相繼淪謝彌綸匡輔之緼百不一施向之所仰望而屬心焉者悼惜咨嗟若喪金寶而幸其猶有存者獨斯文而已顧篁墩之文多手自編定又得門生故吏左右其間摹印流傳幾無遺憾先生著述之富長沙誌墓以為數十百卷固當不下篁墩而屬纊時諸郎隨侍者幼散落頗多其後收拾所存稍有倫緒而傳録之間詩復逆去今所存者經筵講義辭賦銘賛記序誌表等文若干篇而已嗚呼先生生正統全盛時誕育四明兼吳

越山川之粹其所禀不為不厚有南樂公以為之祖有
郎中公以為之父家庭德義其所積不為不深居翰林
三十年以方直自將以名節自砥礪渟涵蘊蓄不苟衒
洩其任負不為不重既鬱弗宣而其幸存未泯者又復
靳靳若是則夫表章流布使遺之弗墜後之尚論者猶
有考焉豈非吾後死者之責哉於是即其舊編稍加詮
次字畫之訛舛者正之定為二十二卷而虛其左方且
叙其所以如此雖然干將莫耶其致用末矣好之者尚

以爲天生神物終必有合而詑其果然先生之文其爲世貴重豈止赤堇之銅若耶之金而已哉吾意天壤之間要必有呵護而寳存之以效鐔津之遇者敬章輩方有四方之事尚廣爲求之清其執筆以俟

劉母王夫人壽序

户部主事燕山劉文光母夫人王氏今年壽六十九文光以分務留吳門思欲奉豆觴稱慶於膝下不可得也以予場屋之舊走書松上乞一言以道其情予抱疾索

居不與人間酬應事久矣自君来吴再嵗間聲問相屬視平生不替而愈勤且重有是託投閟之人不見遺外則已矣而復有取焉此其意之可念宜何如而又容以例辭耶五福之叙在箕疇以壽為先考之詩書人臣之於君人子之於父母懷德感恩而思有以報者舍是則無以致其情而歴觀古初以至今日君而壽則其道久而化洽於萬方親而壽則覆育之日長而子孫得有所依怙是不惟報者之至情而實永有頼焉詩言周王之

作人必本之壽考言君之保艾爾後而以黃耇先之皆是物也文光之先人早侍父宦游於家事有不數數然者夫人獨力支持而睦族善鄰恩禮周洽鄉之人皆欽德焉不幸寡居繼以哭子而撫孤植弱送死保生有丈夫所不及者其於文光誨之以問學教之以忠勤文光雖在外不敢少有違焉如斯人使康裕百年則劉氏之子孫其蒙被福澤庸有既哉道家者流以百六十年為上壽降自中古則至於七十者世固以為稀夫人踰六

加九明年則古稀矣由是焉以進於期頤猶歷階而升也其跂焉而將及望焉而未至交喜懼於中襟想慈顔於久違仁人孝子之心於是為切而其所願望又安有窮哉文光之預圖稱慶意其在此惜乎予老矣思致荒落不足以發之異時文光德日新位日崇夫人年日高曳五雲之修裾奉長樂之晨朝將有鴻筆鉅篇侈令名於陶母班姑之列者而不在乎予言也

靜菴路翁哀輓序

皇上嗣承大統之三年追隆所生須大慶於天下加惠於臣民於是郡守路侯賓陽得歸侍其祖静翁於汶上葢是時侯父封君已即世而翁年九十有五尚康強松之人士以為此千載之奇逢人生之至樂不當以吾民之私為侯累也相率作歌詩以導行華亭令聶君既屬予為序矣越明日而翁訃至聞者始而驚繼而悼且惜以謂如翁之高年侯之篤孝幸而遇天子之殊恩而不得以終其志所爭者旬朔之間爾天下之美事難成而仁

人孝子多遺憾其若是也夫且今衰麻戒途驪歌燕餞無所於施矣而輿情不可遏也有如即虞殯之遺音引而申之以發翁之潛光本侯之初情以表其終天之痛以慰侯之行其殆將可乎衆曰然則掇其首簡授予曰請以終令君之事予抱疾南歸屬鄉邦之凋弊公私並困而牧守屢更民無所寧一及侯之来博大而有體廉慎而不苛宿姦著惡無所容而童孩女婦皆得以自盡遭歲之艱緩征徐歛以體上恩追迫於吏文則頻蹙咨

嗟若自已出其論谿邮之具文椎剥之重困則又洞徹底裏言無遁情吾以為如斯人使少淹數年而天復假翁以歲則吾人其有瘳乎而今不可得矣靜菴翁晦迹州里其德誼不遠闇然因流遡源決知其為善人長者而况有敬翁以為之父有封君以為之子深培厚衍篤生賢孫為國良翰則所謂功所謂德者亦豈必身自為之人親見之而始為盛哉詩也者情之所發而人之情恒逐事而移前日侯之行民非不知其去已也以為有

翁在堂得承顔於歲月侯之事重而我民之事輕也今之行非異於昔也而牽連徘徊攀慕而不已則以翁之亡侯無所用其情而與以為戚也傳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其殆為侯與吾民今日之事乎聶君之請序也自言受德於侯深將藉是以為報夫亦吾松人之意也然則是詩也雖為翁作而侯之去思遺愛將不於此益彰乎故予併述之以為羣玉先且以為有官君子告使知愛其人者人將愛其親

則于惠之心油然而生而豈弟之政康阜之俗成矣嗚呼此豈獨吾松之人之願哉翁諱寛静菴其别號既老人敬而翁之遂以為菴配云

送王先生知鞏縣序

關西王先生教華亭之六年吏部以才任牧宰疏名以請上可之命知河南之鞏縣時先生方卧病日夕思歸諸生之感恩而服義者爭先致醫藥至奔走羣望圖所以速愈之而尼其行聞命下咸悵然失其所倚頼而先

生亦依依不忍釋葢遲回者踰兩月而始克戒行貳教梁先生高先生諸生張思葦以予故東齋生仕嘗職太史又歸閱田里目先生行事為詳宜序其實使䢖人聞之知先生之素庶幾乎不令而行成一方之美化也六經所載聖賢經世宰物之功其大至於不可名然其大要不出乎治與教二端而已周人以冡宰掌邦治而教屬之司徒今司徒專國計而教之事領於宗伯自冡宰而下外及藩方郡邑武衛凡職兼統馭者皆治之屬也

自宗伯而下大小司成至州縣文學凡職專化導者皆教之屬也是其職業雖岐而為二而要其用實相為始終教之至則善人多朝廷正天下之治可不勞而成治之成未甞不本於得人而人固養於學者也安定蘓湖之教治經必兼政事自兵民水利下及算數莫不使習於平居故其徒出而効官皆有實用於世先生初教太康以身為軌範憲副今太常邊君廷實侍御毛君汝厲皆稱之署其考為中州第一兩君所見皆有得於章句

文辭之外者矣及来華亭如在太康而其言議行檢篤實簡嚴處事接物皆有條而不紊吾以為如先生宜無所不可為特限於職守而無以自見爾然而囊中之錐人固有見其末者矣今之往也舉其所以歷吾身者以守乎其官移其所以待諸生者以待夫民庶即今之所以處事接物者以施於上下之閒而又加之以含弘持之以無倦則治化之成豈止致平訟理民無愁歎而已哉先生之疾也其兄江村主人聞之自秦来視之而新

命巳下及是遂相攜以行䓁之去長安不千里與太康隣封也清秋潦降谷水澄波駕樓船引輕帆望故園之桑榆覽舊游之山川而又舍遠而即近去煩溽而就清涼行李從容鴈行聯而塤篪奏也宦途之樂有過於玆行者乎由前而言可以為䓁人賀由後而言可以為先生兄弟慶予故併書之以發兩廣文及同學諸君之意使知先生之行有遠大稱愜者在而無徒繾綣於離别云先生名瀚字東之别號竹窓正德丁卯鄉進士也

重刻周文襄公年譜序

國朝東南巡撫獨稱周文襄先祖遺善翁及里中父老會聚間每談其善政予少時葢屢聞之既長游鄉校見祭酒豫章胡公儼之濟農倉記冢宰文通錢公溥之祠堂記司寇莆田彭公韶之名臣言行録其所稱述皆如父老言及登仕途往来南北十餘年間士大夫乃或有異論至有舉其法而盡更之者予心竊有疑焉而未悉其所以然也正德庚午松守臨川陳侯威屬修府志訪

求故實得公年譜録本於鄉人閲之盡卷至所與執政書始悟而歎曰少日之所聞諸公之紀録椎髻秉耒之民懷德感恩欲言而不能者也士大夫之異議其未嘗考公之行事而襲巾靴游談者之浮言乎夫公之材略其過人遠矣而簡略勢分旁求下訪又有以廣集乎衆長至其政令之晝一節目之簡徑懷私利者雖欲有所左右而不能也此其所以悅之者多而不便者亦騰其口流波餘熖至於今而未已歟予之病此久矣閒居以来

念老成之日遠顧鄉里之凋殘因覽舊編慨然太息以為公之德於吾人如此典刑所在奚止甘棠縱未能蕃殖以覆我子孫而可使之委謝而淪落也為加校讐去其煩複掇其綱要定為今本刻之家塾庶以廣其傳焉莆田嘗總糧儲熟公舊履故其纂録最為詳實讀之首末瞭然次則蕪松二府志載其鄉事今並取全文而以當時協贊公事及後来修舉廢墜者次之為附録父老之言與民間謡誦可備參證者亦附之東南今日之郡

邑視公之日為何如與公之法可行不可行於此必有能辨之者遺像漶漫易以祠堂臨本墓圖序跋則皆仍其舊云

重刊三事忠告序

三事忠告滕國時已板行然各為一書各自有序述國初猶然洪武甲戌廣西僉憲黃公士宏始合而為一予童時嘗得見之入仕以來四方新刻書聚京師者多矣而求是編卒無有嘗聞成化間吳興有刻本而亦未之見

也辛巳南歸得正統時故本於篋中紬繹累日凡三十年餘體歷講求與夫見聞所得有關身心家國天下之大者悉具其中而内隱平生過言違行所以出悔招尤之故則皆戾其教者也以是益深敬信思廣厥傳顧其卷帙倒置按序易之首牧民次風憲次廟堂如其舊編求善書者録之重刻諸梓嗚呼菽粟布帛其不若膾炙之珍美組繡之鮮華夫人而皆知之如求其實用有資於生人而已則其去取又各有所在也愚於是亦云刻

既成庸書以告我同志

校刻曾齋先生遺書序

予家舊藏有曾齋遺書一帙計六卷刻於元至正十三年其目始奏議次易說次小學大學論次雜著次書簡次詩詞而大學直說又附於其後嘗疑其編次之非倫又以先生之說見於性理諸書者先後不一而此皆無之欲補而正之未能也近得河内所刻全書則性理諸說咸在而像贊墓圖世次名行歲畧遺事與夫碑傳記

志之類可以備先生之著述考先生之行事者又無不具焉於是本之名行以訂世次之舛訛參之遺事歲畧以正年譜之名號即先生隱居行義之歲月酬對陶寫之興況以次諸書之後先采之國史傳文以補奏議之遺闕重加繕寫定為此編卷目稍加而仍曰遺書者以先生手澤若孟子標題四箴中庸說語録諸篇猶未盡見全功之收尚有望於來哲也嗚呼孔孟没而後有周程諸儒其說盛矣猶未遍於東南也得朱子而集其大

成朱子没而國事日非其傳固未及於中州也得魯齋而其道始行自元至今儒者之推尊如出一口咸以為朱子之後一人而其書之存止此然惟其書之簡也故為說精惟其說之精也故於事切如論學則欲闕經書之疑義而體其經夫婦成孝敬者以求益於身心論治則謂防人之欺不若養人之善而歸其本於農桑學校其他論說往往若是皆明乎物理當乎人心譬則菽粟布帛真可以療人之饑寒南車燭龍真可以破人之迷

暗學者從之又如從崑崙者之遡於洪河雖未即至而他適焉者寡矣故愚於是竊不自量而有此述焉其遠覽冥搜出乎諸賢之上者非淺學之所知固亦未敢議也

秦鳳山壽序

大司徒致仕鳳山秦公今年壽六十一華君燿於公為姻家將及其生辰舉觴稱壽介太學生錢君子中走書松上屬予為之文公年未弱冠即以文名其鄉試南畿

上禮部學士篁墩程公西涯李公先後典文衡皆以國
士期之被選入翰林試有日矣而以父年高竟不就而
去人尤稱其孝焉此公之名行見於筮仕之初者然也
已而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皆在計司領劇曹兼掌箋
奏衆務畢舉而文譽日昌用是擢憲臣董學政遂升列
岳都憲臺撫湘漢晉亞冢司佐邦賦出典禮留都蓊總
機鑰以正於司徒三十年餘官十二轉文學吏治兵戎
錢穀投之所嚮無適不宜而各有成績朝家倚之此公

之設施見於政事之間者然也今天子夢想英賢聿新庶政而公老成練達望重一時衆方倚之大用而公以微恙浩然思歸上勉留數四而志不可奪也則為降璽書賜輿皂給月俸以華其行而且期之以延慶澤於子孫介壽祺於康裕君臣分義於是兩全此公之大節見於進退之際者然也夫士之用於世也患材不足以有為材具矣而時不遇焉亦無以行其志有材而遇矣志既行而名亦遂矣而昧於幾微牽於榮利鍾鳴漏盡而

行不止焉則向之通者或以沮昔之遂者或以隮古之君子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吾鳳山其殆庶矣乎有其具而且遇其時材足以有為而不狃於得方九五之飛龍握乾開泰之日而為大有之上九功成身退之者舊焉此固天人之所助福祐之所歸而況桑梓之交游葭莩之親密如華君者其情庸有窮乎予也昔與公同升迂拙鮮通而藹之先於公者乃數歲公且歸矣而予猶羈馬於此謂之何哉故其於華君之請也感

歎遲回蓋累月而始能執筆焉鍾山蒼蒼草堂未荒有能假扁舟凌大江下朱方置我於鳳岡烟靄間握手一笑然後沿三江歸釣於西湖則予之願畢而亦庶乎無辱於公矣公其能許我乎請以是先之且以為壽觴侑

送李梧山致仕西歸序

梧山先生之得謝而歸也士大夫聚而談者或侈以為榮或悵而惜焉榮之者曰先生未三十而登庸歷官四十有二年保儲宫總留鑰巍然百僚之上者且六年而

以禮致其事去旁觀朝著得如公者其幾人惜之者曰公歷仕雖久而回翔外服者踰其半雖都憲臺位常伯而未一日立於朝中所蘊蓄其見於設施者十未三四也以是爲不足諸公之論要各有見焉而以吾所聞則有異於是者三月丁丑祖道三山門石塘司馬屬予序其事予乃起揚觶而言曰士君子之託於兩間亦觀其所自立何如耳禄位之崇卑任遇之薄厚榮途宦業之順逆始終則有執其契者矣雖古之聖賢莫能必而吾

又何計焉且先生始仕入禁垣讀中秘書沈潛乎木天偃仰乎文林方是時固不知有巴陵之謫漢東之守其在巴陵漢東也馴獷夷鋤亂氓焦勞數年以有關中之擢則又扼於權閹瀕於窮阨僦屋假粟幾無以自存方是時亦豈知有中臺之命旬宣之寄既已然矣而變起於洪都兵交於近甸六飛南狩百辟駿奔干戈戎馬震撼擊撞者日不知其幾亦豈知其後有宫保之尊安𠣝司之整暇坐嘯乎龍蟠虎踞之鄉而璧合珠還且有如

今日者哉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塞上翁知禍福之靡常故失馬而不驚得馬而不喜葢公之平生閎裕凝植其有主於中矣彼自外而至者或有餘焉或不足焉譬則暑寒晝夜之代乎吾前而又何以為盈歉哉用是觀之今日之事惜之者固未為知公而以為榮者恐亦非公之志也公之先唐西平王世也而家吉安由吉安而徙蜀故今為蜀人沉湘荆峴之間又先司徒之所宦游也有太夫人之遺寢焉今之歸將植表

增封為無窮計而迤邐以入於雙江其所經行貴文偉張温使驛交馳之地而眉山两蘇一出而不復者於此又可為公賀矣天晴氣清杖屨綸巾登華蕚之重巒望飛雲於江東而思今日之會尺素雙魚其有自天而降者乎不知公之猶有意乎吾人否也於是一笑揮觴羅拜而别又三日次其言追納之典書備清話於他日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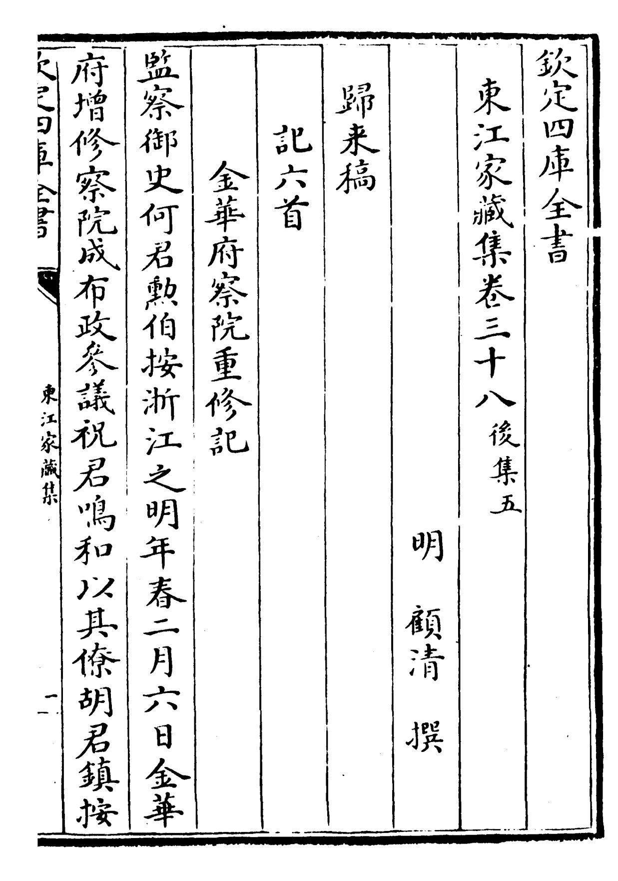
南山秋興集序

予生而多病来金陵年益衰服餌無虚日問醫於所知皆言湯溪伊德馨司業琴川先生予故人也亦盛稱其學行在六館諸生右因得與之往還君用藥處方一本仲景丹谿正脉不為激越高奇之論而每試輒效有譽之者則曰予何能吾祖敬軒吾伯父菊莊與吾父東軒翁之緒餘也一日来告别出詩文一編曰此菊莊平生所得於士大夫者吾父既不幸吾賴菊莊以至有今日而未有以副其所期顧丐一言歸將藉手以見且知不

見遺於當世之縉紳以為翁一笑也予於是益賢君之為人夫為醫之本仲景與丹谿猶為學之宗考亭也醫不為激越高竒之論而每試輒效猶學不為詭道叛經之說而真踐實履以日進於高明也凡此皆其志業之過人者而君一則曰祖父二則曰伯父今之歸又念東軒之不可見而將假予言以悅菊莊推是心其平居暇日有一念而忘其親哉不忘乎親異時為政肯一日而忘吾君以病其民與國哉昔之論醫者始於國而次及

於人醫人者起死回生盧扁以降仲景丹谿之流是也醫國者理陰陽和萬民撥亂世反之正非唐虞三代之名臣緼參贊彌綸之實者不能也兼是二者惟翁之鼻祖阿衡而予感德馨之事又將於翁父子而驗其全也翁之好在菊今年壽八十有七矣故題其編曰南山秋興而序以期之不知翁其將為一莞然否也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八 後集五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記六首

金華府察院重修記

監察御史何君勲伯按浙江之明年春二月六日金華府增修察院成布政參議祝君鳴和以其僚胡君鎮按

察副使張君東之都指揮張君浩具書走雲間請記其成事勲伯鳴和予丁卯南畿所校士胡張皆京邑舊游院之前堂曰澄清者楓山章公寔記之辭列其次又諸君之惠也乃不辭而書之按金華在宋為婺州今察院即故州廨地元初於此立浙東宣慰司大德間改肅政廉訪司至國朝始為察院金華山郡多美材宣慰廉訪皆勝國時尊官也故其廨宇極閎大既為察院屋漸弊部使者至往往即中堂施小閣以居而虛其後弗處若

是者蓋有年矣室既不處故日益以壞紀綱之地而閑闒頽弛檢攝弗嚴莅乎是者咸病焉歲辛巳十有二月何君按部寔来周覽咨歎曰是烏可以弗葺乃命有司俾撤而新之於時知府事王君九峯方入朝同知府事張齊寔任其事何君親為經畫授以規制作後堂三間仍其舊名曰一公左為室三間以寢息右三間以居吏胥為軒於堂之後而翼以兩廂各三間為臺於其前植花卉為燕休之地前堂新於乙亥歲無所改作去中堂

之重閣加樽縮焉以合於後前而為兩廂於前堂之左右各五間以居隸卒門垣仍故而葺飭有加焉故材之腐者斲巨就細葢三之一而充石琢舊以為新瓦與甓補其不足墁堊髹漆門闥鍵鐍惟其度無長缺焉於是毁者完欹者直疏者密曠者整漫漶而摧剥者鮮明而縝潔遠而瞻之仰而望之有不亢而自尊不嚴而自威者矣而總其費白金以兩計者財二百程其役經始至落成財兩月餘而民不知勞工鮮留事非經度有法而

任事者之效勤亦何以至此乎嗟乎風氣開而人文著甘棠茇舍之制其不可復見於今矣興作之際必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者不復知民之艱其不然者因陋就簡擬靜約之名自與而貽其後之人以重費茲二者皆非也此在郡邑猶爾矧監司易代歲月間傳車所舍例不過數日而去又孰肯深計遠略新數百年之弊刓於旬朔間而又不侈不陋得事之中如何君者其不可謂賢乎此猶爾也矧民生利病吏治得失所當興革為職之

先務者又肯有不盡乎書一事以例其餘固史法也相是役者府通判石堅推官藍英程作督課則永康縣丞李景軒金華主簿王鑿皆預有力焉又於法所當書也

紹慶堂記

錫山鄒靜修氏嘗於所居作新堂榜曰承慶以昭揭其始祖忠公弟朴至桂堂而下累世之餘休以示其子孫鄉先達文通錢公文肅王公皆有記考其日月蓋五十有餘年矣近歲其孫邦輔以厥考智卿遺命别為堂於

其石本翁之意以紹慶名之而錄二公文示予請為之記予何足以辱斯堂而辭不容已也忠公之直節正言功在社稷而朴能左右之稽之天道宜有以祐其後人桂堂之踈財仗義元堂之繼志宏業傳及柏軒加之以問學副之以踐履又所謂播而耰鋤而穫者忠公之慶至是如江出巴梁而羣川赴之其流之長固已不可禦矣靜修承之於前邦輔紹之於後是匯之以洞庭瀦之以彭蠡而復滔滔焉疏九派以入東濵也忠公誠厚德

亦豈知其後之多賢若此哉兩先生之記承慶也反覆於天人之際應感之機以極夫嗣守引長之道凡邦輔所欲聞予所能知者備矣雖欲復有言贅矣於是推本及支寫其梗槩而系之以詩使盛時燕聚授童子歌之與在位者詠歎之紬繹之以圖永其傳亦庶乎邦輔之志云爾其詩曰讓王之疆餘風泱泱被南服兮良苗芃芃喬木葱龍亘原陸兮魚鱗參差翬飛旋迴中起華屋兮前人之休雲霞川流膏之沃兮有承自先既涸而淵

我其績兮德以為基禮其棟楣我構而築兮其基崇崇其棟隆隆孰貽我穀兮左瞻希顏右攬寧山吾襟肅兮出乎道鄉處乎桂堂藹其芳躅兮如緡斯繩如川斯增公侯復兮嗟彼輪焉奐乎斯干寧其言言而獨奄我族兮

東老堂記

憲副沈君子公有宅一區介府城闤闠間自其高祖雲泉翁厥考竹深封君及君兄弟世居之君宦游幾二十

年無所改益賓客之往来病其偪隘會西隣有吏業者以厚弊酬之啓便門而合焉地始舒衍有山石花竹之勝亭臺閒之幽致層出西山有堂高不倍尋丈廣不踰數筵而明暢雅潔息偃談聚惟適皆宜君顧而樂之乃撤其舊顔名之曰東老而屬予記客有疑而問者曰東老之云非吕仙翁所為題壁謂貧而有餘樂者乎彼固無適當時自放於枯槁寂寞之濵者君方以高材任六察為天子耳目出佐外臺秉一道澄清之節榮途在前

寵禄依膴而顧以彼自居其無乃弗類乎予曰然子之言似也徒以迹而不求其心則夫人而可疑也不觀古之人有位巖廊而志江海身纓冕而情繫山林者乎畧而言之有若謝文靖之於東山裴晉公之於緑野白少傅之於龍門香山洛社之耆英安陽之晝錦此其人何甞不都顯爵僭厚禄以身為天下任安危為生民寄休戚乎而考其中如祥鵬之御風應龍之憑雲人仰而望之異而神之而我無加焉雲歛風平而鬐鬣羽翰猶故

也孰是而論則夫當滿而思謙處高而能下浮雲世味而超然於澹静之天者正君子之所以逺過於人而其應會乘時淩亨衢而陟華要者自若也而予奚疑焉且予不聞仙翁稱東老之賢乎有黄白之術而不用篤於孝義且多陰功如斯人者使有位於時舉其所以施於家行於鄉者而出之則廉貪敦薄之化成而世之人有陰被其澤者矣然則君之以是而名堂豈直取其貧之樂而已哉君將往閩中使来趣記予謂客之疑予之所

以對客者雖未可與游方之外者言而於君之志與所謂懷思東海將蹈而歸者或庶幾其彷彿也遂書以歸之

張東園壽藏記

東園張先生既謝政之八年當正德庚辰始作壽藏於鰌龍塘之東原先尚書莊簡公墓右以其外孫張君永思狀走書京師屬予記時方多事未暇也明年辛巳奉旨歸謂可旦夕承君命矣而疾病牽連忽復餘歲夏六

月望晨興清快發篋而君書見焉曰是尚可以後予哉惟先生莊簡公之貴介子勉古先生虞詢之愛弟濬世德之鴻源敦詩書之素業膏粱紈綺無得而漸我焉此固鄉人所共推也既厭科場承世賞之讓移其所以修於家者施之於官政才廉儒雅之聲著於上下南都之縉紳亟稱之歲且書滿歸心浩然成國朱公惜其才留之不可劾章特薦銓曹亦深器之而重違其請遂以宥府都叅進丞大鴻臚俾致其事一時恬退之風勇決之

操京師之人士咸高之以為真莊簡公子而虞詢之讓德至是為益光矣士大夫懷抱利器當明盛時馳志風雲垂聲名於竹帛夫人而皆願之至於才高意遠鍾鳴漏盡而行不知休則過矣其有悟榮華之不常知閒靜之為樂則又憑高凌虛想象虛無以庶幾乎超萬有而獨存與太初而為隣者而卒不可得以為天下笑茲二人雖涇渭殊流其為意望之無窮一也以先生門第人物使之少紆銜勒與當世士並驅相馳豈必在餘子下而

嘗鼎一臠若將况之年餘六十而超然遠覽為終焉之計人之所諱我以為常衆之所趨我則如怯此其高志達識視沈㝠世網者固不足與言而眈戀餘息妄意所無使孝子慈孫不敢言時日之制以遺恨於終身者亦豈可同年語哉嗚呼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兩疏所以為賢大夫也乘大化以歸盡樂天命而無疑晉淵明所以為高士也斯人之不作久矣孰意於吾東園見之走也少先生不數歲乞身不早方將為菟裘之營其愧於

先生多矣顧得以其不映之辭挂姓名於山石暇時芒鞋竹杖相率從司空表聖游摩挲青熒而林松隧栢亦知非生客也獨非餘齡之一快歟先生之他行可書者多矣記為壽藏作且善未可以今斷也故特著其出處之大節有關於茲事者而餘得以略云

龍溪橋記

湖州府龍溪橋成太守河間馮侯之所作也鄉進士王君廷綸狀事之顛末前按察僉事西溪龍君為致書屬

予記湖為浙西名郡與杭嘉蘇壤地聯接而吾松亦相望焉其間官政之修明廢墜之興舉惠利之及人譬則同溝共井之人家有善慶固四隣所樂聞也西溪吾故人且寓其地而為之言則予雖不文亦烏能以自黙耶

按圖狀龍溪與苕霅二水同源由杭之天目而分流以入於具區皆為湖之巨川而溪之勢於今為尤大水心所謂鏡波藍浪舸經舫緯之勝殆與二水不殊而以其逺之要流之悍與梁徒杠之跡廢而莫考也風雨晦𡨚

之交有淪而入於江魚者鄉人病之廷綸慁焉思倡為義舉而適會馮君之善政鄉之父老亦知事之可倚以有成也走白於僉憲事兼治水西川熊公而以屬於君君聞而慨然曰此吾事也率郡僚躬往相度得善地於黄家巷口植表焉以嘉靖甲申十一月朔首事越明年八月而訖工方役之興或以水深廣難施功或以為費鉅而無所於出流言紛紛若不可為者馮君屹不為動而以身任之始以禮勸鄉之鉅室復擇民之謹良可使

者疏募之誠心既孚遠邇響應不踰歲而功以迄成橋之長總為尺二百有四十石錮其兩端中列柱四架分五門以通舟柱趾及顛咸亘以巨石其上布木承空施磚石焉而刻其趾之端以分水面之廣丈有四尺倍廣之尺而殺其二以為高木石灰甓之數夫匠之工以數萬計費白金千有百兩而羸既成視其西三里清塘橋若雙龍飲江頭角相望而堅緻有加焉於是百年之廢興於一朝而闔郡之民皆免於病涉矣蓋廷綸之狀述

如此夫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人之情自古而然視官府如傳舍視民之休戚若秦人之於越人以已所不為而憚人之為不習其事而妄議其難易雖士大夫亦有之又不特鄉里之人為然也馮君於是加於人數等矣然非賢監司之綱紀於上良士民之効力於下顧而莫應倡而莫隨則亦何以成是功哉予衰病閒居無能及於民物日閻閻之情狀於當世之賢蓋深有望焉引領湖山不勝瞻跂非惠利之餘何以及是故不讓而為之

言廷綸又謂君興學以造士嚴馭吏以卹民斷科罰以率下至於徵收之戒刻取發運之戢官軍威恵併施而謗讟靡恤則又今人之所難也然則君之談笑而成此豈偶然哉庸併書以為記庶乎有聞風而起者侯名曾字宗孔正德甲戌進士與侯同事者推官李涵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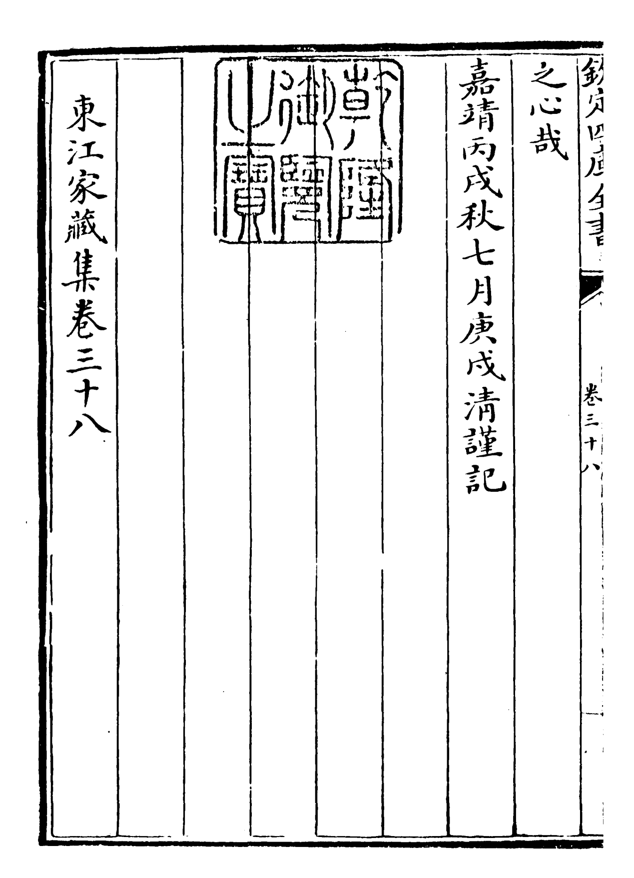
先壠後記

清既為此記後十八年辛已歸自南宫得任通善地作護房三間於墓東是年冬琢石表墓門舋西南垣以石

錮隄岸又明年癸未登載先祖考妣先考妣命詞於石作亭覆之唐氏適以地來售乃即墓垣東展之與西稱以尺計者七其東隙地抵尤汝威任承先屋西垣東南抵通善地北展之抵汝威及莊教諭舜舉暨毛裕之先塋以尺計者二十六而虛其六於垣之外以達於西河臨淵閣瞰焉從毛氏墳東抵陸宗屋南屬於汝威之北垣其間有路抵東河所謂吉麗橋者峙焉南連護房凡益地二畝七十有三步當石表下為橋二達南岸亦以

石錮之展西垣度水作橋亭東向曰洄淵於其南作外門西向亦為門南向續以短垣屬護房而止中間益地又八十五步其門之署曰武陵原從郡望也東垣之外作堂三間翼以便室為歲時奠掃憩息之所西南當墓林名之曰瞻翠其後故屋數楹與吾家外屋相出入撤而重立之引繩而直之三氏墓道當其中亦為屋覆之置扃鑰以時啓閉焉又為莊氏墳作護堤亘南北而限以垣於是先壠之旁周合無虧缺矣蓋三氏墓當先壠

之後而吾外屋又當三氏墓之後以地理言有護托擁從之義以生人之理言有鄉田同井相友助之義矧莊與吾弟連姻而汝威亦尤氏之秀居相隣游相好也又安知地下之交親不有如人間者乎圖記久未刻是冬將即工以淑人襄事止越三年乃克有成新所經營舊丈不可益也庸即其下方附書之如此庶幾我後人觀之知嗣守之不易而推鄰比之誼又將與諸家之子孫胥教誨更保護以迄於無窮也嗚呼是亦豈獨吾一人



之心哉

嘉靖丙戌秋七月庚戌清謹記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八